

母与子

中

〔法国〕罗曼·罗兰 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法国〕罗曼·罗兰

母 与 子

中

罗大冈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母与子》中译本中卷说明

罗曼·罗兰的第二部多卷本长篇小说《母与子》，原名《欣悦的灵魂》。中译本用该书第三卷的标题《母与子》作为总标题，理由详见中译本卷上《译本序》。

中译本卷上包括原著第一卷《安乃德和西尔薇》和第二卷《夏季》。中译本卷中包括原著第三卷《母与子》，以及第四卷《女信使》的上半卷：《一个世界的死亡》。

《女信使》在《译本序》中译为《预示消息的女使者》，虽然尽量忠于原文含义，但文字不够简练。今后将一律译为《女信使》，《译本序》再版时亦将照此改正。

《女信使》下半卷题为《生育》，意思是说一个新世界的产生。《生育》是整部小说的最后部分，将作为中译本卷下的内容。

小说第三卷《母与子》的主要内容在于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安乃德和儿子玛克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同时以粗阔的浮雕手法，反映战时法国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痛苦，表达这场战争只对少数政客、资本家有利，对于人民大众是巨大的灾难而激发的怨愤。这一卷着重描写安乃德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①出发的反战思想与言行：具体表现为反

^① 并非完全是贬意，只是说明它的局限性。

对某些法国人侮辱与虐待已经缴械投降，束手就缚的德国俘虏，包括伤病俘虏；帮助一名无故被拘禁在俘虏营中的、来巴黎学习绘画的奥国青年逃出法国国境，等等。

在小说的第一、二卷中，女主人公安乃德的一切思想言行都没有离开个人生活的范围。从第三卷开始，安乃德冲破个人生活的小天地，走到社会斗争的十字街头。第三卷是这部小说的重要转折点。第四卷《女信使》也是这种发展方向的继续。安乃德的转变首先由于她一贯的正直、真诚、刚强、泼辣的性格（内因），另一方面由于战争对她的巨大震动与深刻教训（外因）。安乃德反战思想的逻辑结论，是她对不公正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度憎恶，以及对社会改革的殷切希望，虽然她不知道应当如何改革。

第三卷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玛克的成长。玛克出生于本世纪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是十三、四岁的少年。一九一八年停战时，他已经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如果晚几个月停战，到玛克足十八岁，就该应征入伍了。大战的四个年头，正是他从少年期进入青年期的过渡阶段，智力发展，思想活跃，性格形成。他性格正直、固执、倔强，很象安乃德。小青年对大战时期的法国社会极反感，梦想砸烂眼前的一切，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但他也不知道如何建立。

第四卷标题《女信使》是指安乃德本人。中年和晚年的安乃德所进行的社会活动，尤其晚年的反法西斯斗争，被作者理解为一个新世界将要产生的预兆。第四卷的上半卷《一个世界的死亡》描写停战后（1920年左右）法国社会的混乱与不安。人们对传统的精神文明、道德观念失去信心，对未来看不见一

点光明。一个世界正在死亡，是安乃德与玛克的共同印象；一个新的世界必然会产生，是母与子的共同信心。他们一心想为新世界的产生贡献力量，虽然他们对早晚必然要产生的新世界没有明确的概念。

第四卷《女信使》并不是《母与子》全书的四分之一。就篇幅而言，第四卷是全书的二分之一。第四卷的页数等于前三卷页数的总和。第三卷《母与子》写于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六年五月。第四卷《女信使》写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三年四月。作者写完第三卷后，间隔三年半才开始写第四卷。所以前三卷在编排结构上与第四卷有明显的差别。第四卷分上下两大部分，各有标题；每一个大部分下又分为若干小部分（相当于章回），每一个小部分又都有小标题，而前三卷的小部分是没有小标题的。最令人觉得突兀的是第三卷《母与子》末后有《尾声》一章，而其他各卷均无尾声，全书结束时也无尾声。难怪有些评论家、研究家认为罗曼·罗兰写完第三卷《母与子》，实际上故事已告结束，作者已经完成他原先构思的这部小说的全部写作计划。三年半之后他又执笔写了一部新的小说：《女信使》，其实不一定是《母与子》的第四卷，而是另起炉灶。前三卷的主要人物是母亲安乃德，第四卷的主要人物则是儿子玛克。我们认为这部小说的第四卷和前三卷在体例上，甚至在文风上确实有不尽相同之处，然而在主题思想上则是前后一贯的：描写一个真诚、正直、坚强、果敢的女性安乃德为了个人生活与人格尊严，为了社会的正义而进行的不懈斗争。

译者

目 次

《母与子》中译本中卷说明	1
--------------------	---

第三卷 母与子	1
---------------	---

第四卷 女信使	337
---------------	-----

上：一个世界的死亡

第一部：七将攻泰勃	339
-----------------	-----

第二部：安乃德在莽林中	511
-------------------	-----

第三部：罪恶之风	613
----------------	-----

第 三 卷

母 与 子

和平并非不打仗而已，

和平是从灵魂的力量中产生的品德。^①

——斯宾诺莎：《政治学》卷四。

① 原文是拉丁文,今根据罗曼·罗兰原注的法文翻译转译如上。

第一部

战争吓不倒安乃德。她想：“一切都是战争，戴假面具的战争……我一点也不怕你露出真面目来！”家里的人都和她一样，对战事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她自己经过了最近的一次考验，学会用宿命论接受一切：“我早有准备，天塌下来，我也不怕！”

西尔薇，她的妹妹，暗暗地在等待战争爆发，她差一点迫不及待地喊出声来：“终于盼到了！”

终于盼到了！单调的日常生活扩大了。爱与恨的圈子也将要扩大……

她的儿子马克处在一种毫不外露的阴暗的热情中，可是他的发烫的双手和他的眼睛透露了他的心情。悲剧性的理想真的出现了。他软弱，他一直耽心这种理想出现。可是同时，他身上不足为外人道的朦胧的本能之声，在召唤隐伏在毫无意义的生活和令人厌倦的时代后面的那些狂乱的力量。他眼看比他年长几岁的人纷纷入伍，他们心中充满行动与自我牺牲的陶醉。这股人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将在污泥中打滚。但在开始的若干天中，泉水还是洁净的，虽然这些小青年的灵魂已经被浑浊的因素染污。马克俯瞰川流，用舌尖舔舔这儿那儿，舔舔自我牺牲的灼热的纯洁性，以及沉淀在下面的污泥。

他既羡慕又害怕这些青年将要面临的明天的战斗……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的视线和他母亲的视线接触了。两人都把目光转向别处，互相回避。母子二人心照不宣。他们互相有足够的了解，却不愿意对方更多地了解自己。可是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同一片乌云下行走。

只有一个人，他不象大伙那样精神极度兴奋。这人就是西尔薇的丈夫来沃保尔。全家老少之中，该出征的只有他一个人。他算计着：他的班次是地方部队中最老的班次，因此不至于立刻轮到他入伍。动员令是按照班次先后一批一批地执行的。他一点也不着急。可是有一种预感在他耳边轻轻地说，战争却比他着急得多，战争是不会把他忘掉的。果然，战争比他的预料更快地就想起他来了。他是岗勃来地方的人，他的岗位正在前线。人到了象他那样的岁数，对于这种光荣早就也不想争取了。可是在出发那天，他显得兴致极好。那也是不得不这样！西尔薇是个坚强的女人。她知道，不必希望在别的妇女们眼神中有什么对你怜悯的表情。每个妇女都有一个男子，丈夫、情夫、儿子或兄弟要动身入伍。他们大家一起走，给一件本来不正常的事涂上了一层正常的油彩。对于妇女们来说，如果她们的男子有一个人反抗动员，那倒要惹麻烦了。没有一个男子敢冒这种风险。来沃保尔连想都不想。他家里人同意他出征，态度之坚定不亚于政府的动员令。而玛克这只小狼崽却在一边用猜疑的目光，妬忌地窥视来沃保尔，看他会不会露出软弱的表情！他在假充好汉。在告别晚餐上，这善良的胖子和服装店里的全体人员一一碰杯。他要离开大

伙了，当然心头沉重。不过，关于他的利益，他可以放心，西尔薇会照顾得很好的。至于别的事，不去想它也许更好。在这种时候，西尔薇是吕克莱丝^①……这个了不起的女人！来沃保尔流着泪向她告别，把她的面颊都弄湿了。她说：“这不过是一次散步罢了。多么美好的夏天！小心点，别伤风！”

安乃德亲了来沃保尔一下。（他也算捞了一把！）她可怜他，可是一点也不外露，为的是不让对方心软。“可不是吗？既然应该这样……”来沃保尔的目光希望在这位大姐姐温和的目光中找到点什么，结果只有坚定不移的“应该”二字。

一堵墙。除了前进没有别的出路。

来沃保尔走了。

* * *

整座住宅楼从上到下象一个蜂房，蜂群在往外飞。蜂房的每一格都要做出贡献。每一户人家都有男子要送去牺牲。

最上层的阁楼里住着两个工人，都有老婆孩子。在六楼，是那个寡妇的儿子，三十五岁的独身汉。和安乃德住在同一层楼上的是一个新近结婚的银行职员。下一层楼，是法官家中的两个儿子。再下一层，是法科教授的独生子。住在二楼的，是在楼下开一家小酒店的“布尼阿”^②的儿子。总共是八个战士。他们都不是出于自愿去打仗的，可是没有人问他们愿意

① 吕克莱丝·波基亚(1480—1519)，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私生女，费拉拉公爵夫人。

② 法国奥弗涅省居民的俗称。在巴黎有不少奥弗涅人开设的煤炭木柴店，有时兼营咖啡座。巴黎人叫他们为“布尼阿”。

不愿意。现代国家解除了自由公民们的表达自己意愿的麻烦。公民们也覺得这样很好，可以少操一份心！

从楼上到楼下，大家一致同意男子去打仗。只有一个人例外（不过谁也没有注意）：安乃德的邻居，那位刚刚结婚的沙陶奈夫人，可是她太软弱，不敢抗议。

很少有人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全部自由和生存权利，必须交给一个秘密的主宰者来掌握，让他任意宰割。除了一两个人之外，一般都不试图理解其中的道理。他们不需要理解就点头同意。他们是在对一切事都要先表示同意的要求下被教养大的。千万人一致表示同意的事，也就没有必要问同意的理由了。只要互相看看，别人怎样干，自己也怎样干就行。精神和肉体的全部机构能自动运转，不必费力。上帝！将羊群赶向集市是多么省事！只要有一个目光狭窄的牧羊人和几只牧羊犬就行。牲口愈多，反而愈驯顺，因为它们形成整体，个体融合在集体之中了。一国人民是一滩凝结的血液……直到发生巨大震动的生死关头，到那时人民与季节就按时更新自己。于是江河解冻，冲破巨大的冰层，河水泛滥，夹泥沙而直下，淹没城乡，覆盖四野。

全楼的住户各不相同。他们的信仰、传统、气质，都不一样。每一个这样的灵魂细胞，每一户家庭，都有自己的化学程式。但逆来顺受则是大家一致的。

他们大家都爱自己的儿子。和十分之九的法国家庭一样，他们把一切希望全寄托在儿子身上。他们从刚刚进入生活，从二十五岁或三十岁开始，就用日复一日的不声不响的自我牺牲为代价，给他们的儿子创造条件，希望儿子能够得到他

们自己所没有得到的欢乐，能够实现他们未能实现的雄心壮志。但是，动员令一下来，他们立刻把自己的儿子交给国家，毫无怨言……

六楼上的老寡妇卡尤太太，已经年近花甲。她丈夫死的时候她才三十三岁，儿子八九岁。从那时起，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从不分离。大约有十年之久，两人没有一天不在同一所屋子里度过。人们几乎可以把他们看成一对老夫妻。因为艾克多，卡尤的儿子，虽然还不到四十岁，却已显出退休的老公务员的神态。他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他并不抱怨自己的命运，也不希望有别的命运。

父亲生前是邮局职员。现在轮到儿子，他也是邮局职员，一代接一代，原地踏步，没有前进。可是你知道，常常要用多么巨大的努力作为代价，才能维持原位而不下降。没有什么财产，又没有权力的人，想不输，就得赢。

母亲生活没有着落，还要抚养孩子，只好打短工混日子。曾经有过自己的小资产者的温暖家庭的人，过这种雇佣生活是很痛苦的。她却一点也没有怨天尤人。现在母子二人总算重新上升到一度失去的卑微的天堂中。她以操劳作为休息，这是为她自己和她儿子操劳。她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儿子的家。她有一副贝里地区人的善良而敦厚的面容。她戴一顶多褶皱的白布便帽，比星期日扣在自己灰白头发上的太太们戴的那种帽子要合适得多。她的没有牙的大嘴从不高声说话，但是对她的儿子和熟人，嘴上总挂着热情和疲乏的微笑。她有点驼背。早上，她第一个起床，把咖啡牛奶给儿子送到床上去

喝。白天儿子去上班，她在家仔仔细细地打扫寓所。她是烹调能手，给儿子准备膳食，儿子吃惯了她烹调的美味菜肴。晚上，儿子把白天听到的话讲给她听。她不大专心听，可是只要儿子在讲给她听，她就感到幸福。每逢礼拜天，早上她到教堂去听弥撒。儿子不去。这是两人之间安排好的。并不是他不相信别人的话，而是他没有信仰。宗教是妇女们的事。她一个人替两个人信教，也就可以了。礼拜天午后，母子二人一同出去散步。他们很少离开本区街道。他没有到老的年龄已经成了老人。母子二人习惯于享受一点不必多费钱的小小的舒适生活。两人结合得那么亲密，以致儿子一直没有结婚，也不打算结婚，因为没有这个需要。他没有朋友，没有女人，几乎不看书，可是从来不觉得沉闷。他每天看同一份报。父亲在世时就看这份报。这份报的观点已经变了好几次，而他却始终没有变：他的意见永远和他所看的报纸一致。他没有什么好奇心。他的生活是机械的生活。母子间生活最美好的部分是他们的单调的谈话；或者在不言中让日常生活的一切细节按照常规进行。他们之间除亲热相处之外，没有激情。这是他们宝贵的习惯，但愿这种习惯不受任何干扰！尽可能不变动。尽可能不思想。两人在一起，平平静静地过日子……

但是连这点起码的奢望也得不到满足！战争，动员令，将母子分离。母亲叹着气，匆匆忙忙地为儿子收拾行装。他们没有抗议。最强有力的人总是有理的。强大的力量说了算。

卡尤母子住在比安乃德高一层的楼上。在安乃德楼下住的是贝纳丹一家人：父亲、母亲、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

们是天主教徒，保王党人，原籍是法国南方的阿基坦。

父亲是法官：身材矮小，粗壮结实，象野猪似的，身上多毛，短须浓密，几乎遮盖住面部。他血气旺盛，总憋着一肚子火气，容易冲动。他出身于乡间，性格开朗，城市生活使他窒息，憋得他几乎要炸裂了。他讲究饮食，象高卢人一样放声大笑。稍不称心，这矮壮的老家伙就大皱眉头。怒火勃发时，他头往前拱，双足乱顿，来势甚猛，但一霎时就过去了，因为他想到自己的职务和宗教信仰，不得不突然控制怒火；往往正在埋怨责怪别人时，他抑制了自己，态度忽然变得和蔼可亲。

他的小儿子二十二岁，刚刚考入夏特文献学院。他留着尖尖的山羊胡须，一脸青皮寡血的尖刻微笑，眼皮低垂，目光矇眬，近乎十六世纪末年的风度。他是个很好的小伙子，却偏偏要学艾佩农^①班子中的小白脸的狡黠神气。另外一个儿子二十八岁，面孔丰腴，胡子刮得精光，头发优美地往后梳着，厚厚的发层包着脑壳，发绺卷成波浪形，这是贝里埃^②式的发型。作为律师，他在“卡默洛”^③案件中开始出名。一旦国王复辟成功，他可以当司法大臣。

三个妇女，母亲和两个女儿，只在第二线活动（后来安乃得也和她们熟识了）。她们不出头露面，不大看书，很少出门，从来不去剧院看戏，可是常常去教堂。她们把时间用在慈善事业上。

① 艾佩农公爵(1557—1642)以好男色出名。

② 贝里埃(1790—1868)，法国著名律师、正统派保皇党的演说家。

③ 卡默洛，法国保皇党人的别称。

三个男子受过严格扎实的古典教育^①：“罗马，唯一的目标……”对于他们来说，用拉丁语演讲比在国外用英语或德语问路省事得多。他们不屑说英语或德语。应该让北方的野蛮民族学习我们的语言。他们生活在古老的理想之中。三个人都是一本正经的基督徒。可是他们无保留地赞扬莫拉斯^②的异教思想。莫拉斯是多么了不起的罗马人！他们三人性格都比较快活，善于生活。三个人在一起，没有妇女在场时，也并不反对讲些风流故事解闷。全家六口一同去听弥撒，这是一种极富于教育意义的场面。他们的视野是闭塞的，可是整齐明朗，有如法国的风景，线条清晰匀称；若干世纪以来，丘陵环绕着依然故我的小城。巴黎的教区等于是外省的一个城市。对于围墙外的一切，人们并无恶意，至多有一点点讽刺的意思。可是并非对城外的一切有所认识。人们对此是无知的，只是为了小小的城圈而生活着。在头上，有上帝，还有一片清空，空中有圣苏尔庇斯教堂白色钟塔上传来的钟声。

可是，当共和国政府来要这两个儿子，准备用他们的肉体去喂敌人的机枪时，两人谁也没有表示反对。“女无赖”^③是神圣的。这一家六口人心中难受，可是不露声色。他们知道，属于凯撒^④的一切必须还给凯撒。上帝并不苛求。上帝只要人们的灵魂，人们的肉体他可以不要。他甚至不强调有权干

① 指希腊拉丁古代语言与文化。

② 莫拉斯(1868—1952)，法国保皇党作家。

③ “女无赖”(或译女乞丐)，这是反对共和国的保守派、保皇党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谩骂式的称呼。

④ 罗马大将、独裁者，此处指国家的政权、当权者。

涉人们的行动，只要有意愿就行。凯撒利用这一点，拿走了一切。

三楼的纪莱先生是法学教授，他丧偶好几年了，现在和儿子住在一起。他也是法国南方人，但不是同样的南方。他是赛维纳地方的新教徒，自以为是“自由思想者”^①（我们大学界的方帽学士们，大家都自以为是“自由思想”者）。在灵魂深处，他是“巴尔巴友”^②。贝纳丹家的两个儿子可能这样说他（实际上已经这样说了）。他们在家里嗤笑他缩头缩脑的样子，和他那副海军上将^③的宣教者的面目。他是个可敬的人。他对自己应尽的职责是一丝不苟的，满脑子是道德上的成见（最坏的成见，因为是毫不留情的）。

纪莱教授对楼上的贝纳丹家是很重视的，对他们一向礼貌周到，尽管显得僵硬一些。可是实际上他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怎样看待他，他也怎样看待他们。虽然他的真诚意愿是想要做到不偏不倚，但他总觉得天主教是一种缺陷，一种随俗浮沉的习惯。哪怕最诚实的人，不论他们干什么，也总是留下这种毛病的痕迹。他毫不怀疑地在这个问题上看到了拉丁民族衰落的根由。然而他是个谨慎细心的史学家，在自己的言论和著作中避免感情用事，即使冒枯燥乏味之讥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他用单调的鼻音宣读的材料丰富、引证渊

① 指不信仰宗教的人。

② 旧教徒对新教徒的蔑称。

③ 指法国国王夏尔九世时代的海军上将，新教的首领，死于1572年8月24日夜间对新教徒的大屠杀中。